



获奖短篇小说集

1954—1979

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OJIANGDUANPIANXIAOSHUOJI

1954——1979

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

获奖短篇小说集

本社编

封面设计：左建华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里的短篇小说，都是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得奖的作品。这些短篇小说的题材很广阔，有的表现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参加对敌斗争生活的；有的描写解放后少年儿童在校内、校外，生动有趣的生活情景；有的表现十年动乱给少年儿童带来的灾难。是一本适合少年读者阅读的优秀短篇小说集。

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

获奖短篇小说集

本 社 编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4印张 290千字

1981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8,000册 定价1.15元

出版说明

1954—1979 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，共评出获奖作品二百一十二件，其中短篇小说 39 篇，中长篇 28 部。这些作品多数是在“十年浩劫”以前发表或出版的，内容包括了描写旧社会劳动人民和少年儿童的苦难生活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“小八路”、儿童团的斗争，以及建国以后广大少年儿童的学校和社会生活等等各个方面，主题富有教育意义，人物形象生动、鲜明，艺术上富有儿童特点，在广大少年儿童读者当中曾经起了和仍在继续起着良好的影响。其余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创作的各篇，有的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少年儿童对“四人帮”的不满和斗争，有的揭露了“四害”横行给少年儿童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，有的反映了新时期存在于少年儿童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等等。这些作品也在广大少年儿童当中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。

为了便于广大少年儿童读者阅读、欣赏，也为了便于广大儿童文学作者、研究者、爱好者有所借鉴，我们将这次获奖作品中的短篇小说收集成册出版。得奖短篇小说中的《苦牛》、《小红军》、《一只眼睛的风波》等短篇小说因篇幅较长，未收在这个集子中，其余获奖的中、长篇因已有书籍问世，就不再收入集内，以后将根据情况继续由各原出版单位再版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

目 次

我和小荣	刘 真	1
草原的儿子	孟左恭	26
看路人	林 呐	37
纳拉	王 兰	58
找红军	鲁彦周	84
永路和他的小叫驴	宋 汎	107
芹姐	克 明	118
海滨的孩子	肖 平	132
蟋蟀	任大霖	142
小胖和小松	杲向真	154
大肚子蝈蝈	浩 然	168
小师弟	沈虎根	178
换了人间	徐 慎	195
竹娃	谢 璞	206
小黑子和青面猴	金振林	219
日历	梁 泊	224

小钢苏和	敖德斯尔229
盼望	梁学政249
吕小钢和他的妹妹	任大星256
妹妹入学	张有德278
谁是未来的中队长	王安忆284
看不见的朋友	刘心武294
聪明的药方	周骥良302
伶俐与笨拙	谷 应307
小粗心	李仁晓313
互助	赵镇南318
小薇薇	瞿 航322
破案记	王路遥333
吃拖拉机的故事	罗辰生348
弯弯的小河	程 远357
失去旋律的琴声	方国荣369
鲁鲁和弟弟的遭遇	郑开慧374
白莲莲	尤凤伟390
爸爸	陈传敏400
台阶上的孩子	明连君411
报矿	戴明贤418

我和小荣

刘 真

1 活 神 仙

因为我爱说话，说起话来声音又高又脆，同志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歪把机关枪”。

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，赵科长帮助我把文件包结结实实地捆在身上，象往日一样，我就朝着我要去的那个秘密的地方出发了。

六月的天气是很奇怪的，刚才还有满天的星星向我挤眼睛，突然，暴风带着满天的黑云，象是一群没有笼头的野马，迎面呜呜地叫喊着，拚命地向我扑来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我稳稳地站了站，挺起胸脯说：“怎么样？你欺侮我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吗？对不起，我是参加八路军三年的老战士啦！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我都不怕，你算什么？哼！”我坚决地迈开了大步，可是这风也不是好惹的，它更带劲地跟我干起来。我往前走，它就偏叫我向后退，我就偏要往前走，总不能让它打败。

我微微地向前弯着腰，喘着粗气，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黑云已经织成了一块无边无沿的天幕，把银河，把北斗

星，把整个的蓝天都盖起来了。我的心一慌，天哪！哪里是我应该去的方向，我竟知道了。

四面都是日本鬼子的炮楼，探照灯象魔鬼的眼睛，在我的身上晃过来晃过去，好象就为了寻找我的文件包。我急忙把文件包转移到胸前，紧紧地抱着。唉呀！我这可该往哪里走哇？

临出发的时候，赵科长有点不放心地低声对我说：“小王！千万要小心哪，这是一包很重要的文件，必须在天亮以前送到。这么远的路程，你能完成任务吗？”我有点生气地说：“这一点文件，就是闭着眼睛，也能送到。”赵科长伸手就来解文件包：“不行不行，你太自高自大啦，这样一定会出岔子，还是找别人……”我急忙拦住他：“好科长！我承认错误，我不过是嘴里说说好玩，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。”赵科长照我的背上捅了一下，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手巾包：“快去你的吧。”我出了大门，仔细看了看包包，原来是四个煮熟了的鸡蛋。噢！我想起来啦，这是昨天他媳妇来看他，从家里拿来的。真的，隔着皮我好象就闻到鸡蛋的香味了。

我是这么高兴地离开了他，真倒霉，我碰上了这样的坏天气。在这漆黑一团的夜里，走错一步就会叫敌人捉住，文件这么重要，我该怎么办？咳！我真想插翅飞上天去，拿一把能盖过天的大扫帚，赶跑黑云，把明晃晃的月亮放在蓝天的正当中；我又想把太阳——那个火红的大圆球，从地球的那一面抱回来。

我正这样着急地胡思乱想，突然，有一点点火光在左边不远的地方，忽明忽暗地闪动。我想：假如是人，就绝不是敌人，因为一到天黑，敌人就变成了乌龟的脑袋，钻进炮楼的壳里不敢出头了。

我高兴地向火光跑去，走了不远，就钻进了一片古老的松树林。火光不见了，我正急得心慌，一个低沉又严厉的声音从树后

边传出来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把我吓了一跳，我立刻假装冷静地回答：“我娘病啦，到城里去买药回来，走迷路了，你给我指个方向吧。”一个黑影子走到我跟前来，他两手抱住我的头，摇了摇，哈哈地笑了：“好一个老百姓，别跟我装蒜了。”从他的声音里，我听出了他不是坏人。这时候，月亮从裂开了的黑云缝里露出脸来。我这才看出了，站在我面前的，原来是个白胡子老头，他肩膀上背着一条破口袋。他接着问：“说，快说，是不是同志？”我说了声：“是同志！”就把头深深地埋在他怀里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很委屈。他亲切地扳起我的头问：“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？快下命令，我的小首长。”我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我有要紧的事，快把我领到大王庄去，你去得了吗？”他满不在乎地：“嗨！这算什么。告诉你，我的腿是飞毛腿，眼是千里眼，天上也能去。”“好，那就快走吧！”他马上象个战士似的说：“立正，敬礼，开步——走。”我噗哧一声笑了，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。

他虽然老，走起路来胸膛还是挺得那么高，比年轻人的精神还大呢。有他领着路，黑暗与暴风再也不敢逞凶了。

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怎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出现了呢？他真象奶奶讲的故事里的活神仙，能呼风唤雨，腾云驾雾。他的胡子有一尺长，就象晚霞中太阳爷爷的胡子。他把手一甩：“直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刚娶来的新媳妇。小心脚底下，别把脑袋摔个大疙瘩。”我憋不住地说：“老大爷！要不是我参加了八路军，反对了迷信，我真认为你是个活神仙。”他笑了：“哈哈，活神仙？那算得了什么，我比活神仙可强多啦，我会打鬼子，就这一条，不论是吕洞宾、铁拐李谁都比不上我。”
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走到了一个村边上，他又给我行了个礼：“报告首长，任务完成啦，我可以回去了吧？”我仔细一看，原来这真是大王庄。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他，我急忙拦住他的去路

说：“老大爷，请你相信我，告诉我吧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”他把嘴对准我的耳朵：“好孩子！我相信你。我是敌伪工作联络员，我姓孙，你不必问我的名字，高兴你就喊我孙大爷，不高兴就喊我孙悟空或者孙猴子都可以。千万别喊我猪八戒，猪八戒是迷媳妇的，我这么大年纪啦还能迷谁呢？就是我迷人，人家也不迷我呀。还是迷抗日工作吧，它不嫌我老。”说完他就大步大步地走开了。我追到他跟前说：“你别以为自己挺秘密的，就是走到天边，我还能找到你。”

2 十二岁的小荣

这时候，已是深夜两点钟的样子，公鸡还没有直着脖子叫喊。人们都在睡大觉，只有白杨树叶子沙沙地响，好象是一个善心的老大娘，低声地、永不停息地对我讲着故事。也不知是谁家的娃娃，突然哭起来，可能是衔住了奶头，又睡着了。一个男人呼噜打得好响啊，象打雷一样。我忽然感觉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们交通员最勤劳，我们的工作也最有趣。在很多个这样的夜里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走在路上，在静静的村庄走过，在千百万人们的熟睡中悄悄走过。我对星星和月亮讲着话，我看见过猫头鹰，也看见过一群群过路的、疲劳的大雁在沙滩上睡觉。我不愿惊醒它们，在它们身边轻轻绕过。我的手痒啊，我真想抓一只抱在怀里，可是我听奶奶讲过，大雁都是一对对才能过活，如果失掉了一个，另一个就一辈子不休息，别的雁都睡觉，只有它站岗。你看，它多难受哇，我宁愿一辈子不打猎，也不愿伤害它们的同伴。

我这样胡思乱想着，已经走近了交通站李大娘家的门口。她家的小院子，孤零零地站在村东头的高土岗上。门口有一棵

两搂粗的空心老槐树，树下是一口清亮亮的甜水井。李大娘常常坐在槐树下，一面放哨，一面给同志们洗衣裳。同志们来了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半夜三更，大娘大爷就急忙烧水，做饭，就象自己家人来到了一样。一看见他们家的大门，我的腿就软了，真想躺在炕上睡他两天两夜。他们家只有三口人，那一个是他们的十二岁独生女小荣。她是一个挺好的小姑娘，就是有点太厉害。比如她烧好了一盆开水，总是下命令似的说：“别那么慢慢腾腾的，快洗脚，洗完了吃饭。”还有，她自己不爱说话也没人埋怨她，本来吗，一个人一个脾气，谁也管不了谁，可是她偏偏管着我，不许我多说话：“你少叨叨两句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”看，好象我说话会震聋了她的耳朵一样，真奇怪。今天我又来啦，还不知她又怎么管着我呢。

按着规定的记号，我在他们房后墙下跺了三脚。往日，马上就有人回答一声咳嗽，接着就轻轻地开了门。门轴是放了油的，没有响声。可是这一次我连跺了四次脚，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是他们睡得太死？没这样过呀。我悄悄地溜到大门口，把事先预备好的铁丝拿出来，准备拨门。我顺着门缝往上一摸，妈呀！可了不得了，门缝上斜贴着三道封条。我大吃一惊，头也发热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家的三口人都到哪里去啦？这可叫我怎么办？这里是敌占区，离平汉铁路只十多里路。本来这文件是叫赶快转送到铁路西交通站去，可是我没去过呀！返回去吧？七十多里路，不但任务完不成，天亮以后还可能叫敌人捉住，最要紧的是文件。

我又急又气，伸手把封条撕下来，就用身子撞大门。小狗汪汪地咬了两声，从水道里爬出来，一看是我，它就不咬了。这是小荣喂的一只小黄巴儿狗。看见它，我觉得真亲哪，我急忙把它抱在怀里，吻着它的小鼻子说：“小宝贝！告诉我吧，大娘大爷和

小荣到哪里去了？”说着，我的眼圈湿了。

突然，一个黑东西从老槐树的空心里跑出来，吓得我后退了两步。我冷静了一下，伸手从腰里抽出木头手枪，低声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她原地动也不动地喊了一声：“小王哥……”“是小荣？”我听出了她的声音是颤抖的，我的心缩紧了。我一步步走到她身边，小心地问：“你为什么站在那里？大爷大娘呢？”她拉住我说：“村里有汉奸，咱们到村外去说。”说着，我们手拉着手，象飞一样地跑到我和孙大爷分别的柳树底下来，小巴儿狗也撅着尾巴紧随着。

小荣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快说。”“不！还不慌。快说，大爷大娘呢？”小荣固执地：“你不要问，快说干什么吧。”“不！我偏要问。”小荣哭了：“我就不叫你问。”我的心沉下去了，话也说不出来。好半天，我才说出：“文件怎么办？赵科长叫立刻转送路西交通站。”

小荣马上止住哭说：“我就等着这件事呢，快交给我。”她伸手就来解文件包。我抓住她的手说：“不行，你办不了。”小荣耐心又带着急躁地说：“你忘了吗？我到那里去过十多趟呢。”“那是你跟你爹一块去的呀！”“不！我自己也送过信。”“信比文件好办得多，要是碰上敌人，一口就能吃到肚里去，文件可不行。”小荣急了：“我说我能行就能行，别跟我贫嘴瓜打舌的。”我不慌不忙地用手指掐算着说：“你才十二岁，十二岁，不行，我十二岁参军的时候，晚上走路还怕鬼呢。”小荣强硬地：“你怕鬼是你没出息，我可不怕。”我仍然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！这文件太重要。”小荣无可奈何地、怨恨地说：“那一天俺姨拿来了五个柿子，我一直留了七八天，等你来了再吃……可倒好，反过来你还瞧不起我。”她用小拳头，照我胸口上揍了一拳，紧接着就哭了，“呜呜呜……”哭的真痛，好象她的哭跟我们刚才的吵架没有关系。从她的哭

声里，我听出来了，她是哭她爹娘。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，泪珠子从我眼里一串串地滚出来，接着，我也跟她一块哭了。巴儿狗也象是很伤心，跑到她脚下看看她的脸，又跑到我脚下看看我的脸，不知来回地跑了多少趟。在远处，不知谁家的公鸡，唱出了第一声歌。我们两个好象根本不曾哭过一样，惊奇地抬起头来互相看着：“呀！天快亮啦，文件怎么办哪？”我们一起这样说。小荣着急地一把揪住我的衣襟：“我说我一定能送去，如果完不成任务，你砍我的头，你别说再说话。”我仔细一想，真的，不能再耽误时间，我的脑子忽然聪明起来，我说：“咱俩一块去吧？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心眼儿多一点呀！”小荣笑了：“好！快走吧！”她又伸手来解文件包。我说：“这还用不着你拿。”“今天风这么大，七十八里路，你早就累坏啦，就是嘴硬。”“不……”“咳！你总是不住嘴的穷叨叨，快给我！”她不等我说完话，就打架似的把文件包夺过去了。

她把包包拴在背上，又回头来给我系扣子：“朝雾就要下来。”她从兜里拿出两个象石头一样硬的高粱饼子给了我。她是这样惯了的，她的爹娘常常是因为送信不在家，她就成了这一家的主人，又是烧水做饭，又是缝补衣服，她完全象个大人一样地照顾大家，因此过往的同志送给她个外号叫“小大人”。这个“小大人”在我面前好象就变成个“大大人”了，她又懂得心疼我，又爱管教我。

每逢她这样对待我，我哪怕对她有天大的不满，也一下子忘光了，我好象真的变成她的一个顺从的小弟弟了。她娘常因此骄傲地说：“就是小荣能管住小王，真是什么虫啃什么木头，一物降一物。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越是这样，我就更喜欢小荣。

3 “我自己能照管自己”

当我们来到铁路边上的时候，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。正好有一列火车，从南往北，咕咚咚咕咚咚地开过来。我和小荣并排坐在麻子棵底下，看着火车。原来火车就是这个样子，一间间的小房子，连成一个长串串，好象比我们村子还长呢。哎哟！这家伙可真不错呀，能装下好些好些的人，还能把堆成山的東西拉走。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好哇！我本来打算，等抗战胜利了去开汽车，现在我一定要开火车。如果看见同志们走累了，我就停下来，说：‘快上来吧！这是咱们自己的火车……’”小荣睁着她那星星一样亮的大黑眼睛，笑咪咪的，一声也不响，是不是她也想去开火车呢？

火车过去了，我们飞快地站起来，小荣哑声地说：“别乱动，一定要听我的指挥。”说完，她弯下腰，一股劲地向铁路上跑去。

在路上，她已经把情况跟我说清楚了，说日本鬼子有个护路队，常常来来往往地走动，也可能埋伏在路两旁。小荣说她先去看看，如果碰上敌人，就叫我偷偷地绕道跑过，如果没有敌人，她回来叫我。因为这件事，我跟她争了半天，我说我当过三年八路军了，有斗争经验，应该叫我先去看。她嫌我是满口的山东腔，如果碰上敌人，一句话就露了馅啦。还有，她说我是男孩子，腿长，应该背着文件快快跑。侦察、指挥、打掩护的工作，她来做。她说的有道理，我只好听从她。

我着急地等着她，心扑咚扑咚直跳，支楞起耳朵听着，是不是有动静。也许，她会被敌人捉住；可是她说过啦，就是被捉住，她也要大声地说几句话，故意叫我听见。我就象坐在针尖上一样不安，哑声地说：“千万别有说话的声音，快回来，会的，她一定

会回来……”嘿！真来啦，一个小黑影子，飞一样跑来了……

还没有跑到我身边，她就向我招手说：“快！跟我来！”我开跑了，恨不得一步迈到路西去。她突然站在铁路当中，笔直的，象司令一样用手指着西边：“快快！顺着这条路，一直往西。”一看她这个沉着样子，我的紧张劲就减轻了一半。我弯腰摸了一把铁路，看看它是什么东西做的，原来只是凉凉的一条铁棍儿，没有什么稀罕的。一到铁路西，我使尽全身力气，跑哇，跑哇，随后，她也跟了上来。“嘎勾，嘎勾”——背后枪响了。我们弯低了腰，拉起手，跑得更快了。突然，西北的树林子里也响枪了。小荣笑了笑：“这是咱们游击队放的枪，专为了掩护来往过路的同志。”一会，枪不响了。小荣的嘴张着，跑得快出不来气了，她放慢了脚步说：“不要紧啦。”

又走了一会，天亮了。夏天早晨的一种最先歌唱的鸟儿，愉快地唱了起来。我和小荣最最喜欢这种鸟儿，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我们给它起名叫“黎明鸟”。

太阳，在我们背后，在很远很远的东天边升上来，是一个火红的大圆球。给我们每人照出一个长长的影子，看这个影子，我们比最高的男人还高哩。小荣迈着很大的步，一心想踩住自己的影子。

来到下一个交通站，家家正做早饭。小荣极熟悉地把我领进了一个小院子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从北上房迎出来：“唉哟我那孩！怎么就你自己来啦，你爹就那么忙？”小荣立刻眼圈红了，可是她紧紧地闭着小嘴儿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就象到了她自己的家一样，把我领到炕上坐下，她却帮着大娘抱柴，点火做饭。

大娘不会说客气话，赶紧铺开被子，帮我脱了鞋，小心地把文件包接过去。我嘱咐她：“这是重要文件，可别耽误了，快送走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”我高兴她不把我当小孩子

看待，用跟大同志说话的口气，没等我问，她就自我介绍了：“我家姓张，没有白吃饭的人，儿子在游击队，老头子是交通员，我和媳妇算是招待员，六岁的小孙子是勤务员，他知道给同志们端水，拿筷子，工作可积极呢。”说着，她自己哈哈地笑起来。看见小荣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正象赵科长跟我开玩笑时说的：“歪把机关枪卡壳了。”大娘也不抬头，只管一面烧火一面说：“这么远的路，你爹自己不来，又叫你来，真能放得下心。你爹前几天脚上长了个疮，好了没有？还有你娘，工作忙得很，眼睛熬夜熬的红赤赤，我买到了一瓶眼药，你拿回去吧。”她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串，好象并不是为了叫人答腔。小荣使劲咬着嘴唇，为了不叫自己听见大娘的话，故意把筷子和碗刷得哗哗响。突然哗啦一声，两个碗掉到地上摔碎了。小荣哭了。我从来没听见她这么哭过。

大娘急忙把她抱在怀里说：“打两个碗算得了什么，难道我还会因为这个埋怨你吗？可不会。你是一个天下难找的好闺女。你不要以为这不是自己的家，你爹每次来都给我带点吃的，他自己却不舍得吃，咱比一家人还亲。你爹娘也不会因为这两个碗骂你，快别哭啦。”听了这些话，小荣哭得更痛了。不用再说，我已经完全明白，小荣的爹娘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我把脸蒙在手里，也偷偷地哭起来。大娘惊奇地问：“是出了什么岔子吗？”她急忙扳起了小荣的脸，仔细地左看看，右看看。这时候我也才看出来：小荣的眼窝往里陷下去许多，显得更大了，脸上的红色也没有了，下巴更加尖尖地突出来，小辫乱蓬蓬地散在脖子上。看着看着，大娘也象是猜着了似的哭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小荣要跟我一块到地委会去，她满含着眼泪说：“小王哥哥！带着我吧，我没有家啦。”我立刻答应了她。大娘可是不干：“你还小哩！等大了再去，就在我家住着吧，我正没

个闺女。”说着，她又掉泪了。小荣委屈地说：“小王家三口人都抗战，俺家一个抗战的也没有了，他才比我大三岁，他能干的事，我也能干。”

大娘硬是不叫她走，说她太小，没有人照管。小荣扑在她怀里，喊了一声“娘……”，半天才说出：“你放心，我自己能照管自己。我四岁就会自己洗脸，五岁会穿衣裳，六岁会梳头，会叠被。我到了那里，不会的，都能学会，我一定听话，不淘气。”大娘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，急忙包了几个菜团子，给我们路上吃。又很费力地找出一块白洋布手绢，给了小荣，说：“孩子，咱穷，没什么东西给你拿。”

临走，她送出我们四五里路，难舍地抚摸着小荣的头说：“去吧孩子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好闺女。”

4 我们更亲近了

已经半夜了，我们还没有来到地委会。真讨厌，大雨一点也不客气地下开了。我拉着小荣，她也想尽力走在前边，拉着我。呼哧——小荣滑倒了，叭啦——我又仰脸倒在泥里，我大声喊着：“唉哟坏了！我的屁股摔成两半了。”喜的小荣哈哈笑，笑着笑着又摔了一跤。

一看见我们住的大门口，我的腿酸的再也拔不动了。我的心也沉下去了。我没有经过上级允许，就领来了小荣，现在正是精兵简政的时候，环境又艰苦，赵科长如果不收怎么办呢？我跟着赵科长一块二年了，他象父亲一样地疼爱我，整天跟我有说有笑，用脑子用累了的时候就说：“伙计，来，咱们干一场。”于是我们俩就摔斤斗、打拳，他简直把我锻炼成个铁蛋蛋了。可是，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事，你就是说破了嘴，他也不赞成。我为小荣担